《七种方法》后传

# 文：1次方

1

若干年后，他回忆起第一次看着胸前那个号码标记的瞬间，确是对那时自己那种近乎狂热的情绪感到难以理解。1，如此特殊的号码，似乎注定要书写不一样的故事。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号码不过是滚动式的随机分配，而一个人在这条道路上的成就显然也与号码无关。但越是神圣的氛围里越容易产生迷信，这点早已被历史证明过。

那天校领导们的演讲和以前或者之后的每一次一样令人昏昏欲睡，直到旁边的21戳了我一下：“你看，那位学长好像有什么话想说？”

我看向主席台上，话题的中心显然是那位传奇般的人物：历史上第一位成功找全七种方法的学长5。5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右边是校长，再右边是副校长，左边是年级主任，再左边是班主任。5肩上戴着一朵大红花，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没有打开过的水。

校长拿着话筒说：“今年我校寻找七种方法的同学可谓收获颇丰，共有15名同学因此获得了优录资格，数量居全省第二。其中，我校的5同学表现最为突出，独自一人找齐了全部的七种方法，成为了自教育改革以来，全国第一名找齐全部方法的同学。”

校长继续说：“在我看来，5同学的成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5同学一向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勤奋刻苦，在寻找七种方法的路上坚持不懈；另一方面，这与我校老师——特别是2015级的老师们——的培育是分不开的。下面就有请2015级的年级主任，郑老师为我们讲述5同学的成材经历。”

年级主任接过话筒，说道：“谢谢校长。对于5同学如今的成就，可以说，我是毫不意外。早在三年前，5同学刚刚进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天赋异禀，后来…“

郑主任又说了许多，至于说的是什么，今天的我确实已经无法回忆起了。那些话在那一刻之前我已经听了无数次，在那之后又听了无数次。想从这无穷无尽的像是由代码重复生成的语句中找出那一天究竟使用了哪些形容词来描绘5的成就实属不可能。

我看向我周围的21，42，69和77，我知道他们就是我在接下来三年里的战友。我忽然有些胆怯，但也知道这不是表露的时机，于是只得佯装作自信。我看着他们，他们也看着我，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自信满满。

又有许多人发了言。5的班主任说是他指导着5放弃高考，坚定地走上寻找七种方法的道路，并且鼓励我们追寻适合自己的路；教务主任强调我校课程安排合理，其中特别适应寻找七种方法所需的知识储备；学生代表指出5平时热心帮助同学并鼓励我们效仿；甚至学校安保部和食堂后勤人员也认为5的成就有自己的一小份功劳。

我没有听到5的发言，这本该很奇怪才是。但那一天的1却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许是他误以为5的发言作为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放在最前面，而在他昏昏欲睡时溜走了。又或者有别的原因，就像我们好奇为什么历史上有人会相信赎罪卷。

2

那年四月那晚的雨似乎很大，也可能不怎么大。介于暴雨和晴天之间的半稳态无法用一个词清晰地描述，就像我们很难描述七种方法是怎样的实体，更难想象老师怎么会用整整一晚上讲解这种无法描述的实体。

“相信诸位也已经知道，寻找七种方法，是我国大学入学除高考外的另一条路径。”老师说。

我环顾四周，旁边的77不知从何时起打开了朋友圈就没再放下手机。虽然大家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公开表示，但我感觉仍在听这个无趣的老教授宣讲的人却已寥寥无几。

“嘿，你说，派个这样的教授来宣讲，明年他们怎么可能招得到生源呢？”坐在我另一侧，我当时还不认识的21自言自语道。

“相比于高考的全面考察，这条路更能考察部分学生的突出数学能力，更能选拔优秀的数学人才，从而被广大高校接受，成为了一种具有特色的招生方式。”

“哈，不存在的。F中的名声大家都知道，到了报名的时候还不是都想去。”

“所谓七种方法，其实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成百上千种方法的合称，但在同构的意义下，找到其中任意七种，就已经包含了所有方法中的全部信息。故称七种方法…“

“说的也是，我这种F中教练看不上的人，也不可能指望前面有人不去吧。”21打了个哈欠，问我：“同学，你是哪个初中的？”

“作为高中生寻找七种方法时，并不可能，也不需要找齐全部的上千种方法。只需要找齐任意七种，完整破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从升学的角度来说也就足够了。”

“四十九中。”我回答说，“就在你们隔壁。”

“七种方法是具有微弱荧光的透明气体，与其它气体间不会发生扩散现象。“

“哦，那看来你也会去S高中吧，我们以后大概会是同学呢！有没有兴趣和我们组个队？”

“七种方法的荧光与其它物体的荧光也并不相同，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它的光线都仅仅在某一特定角度肉眼可见。也就是说，需要找到线索对应的准确地点和观察角度。“

“组队？”我问，“是指一起做题吗？”

“不止是一起做题哦。”21另一侧的42说，“等到高三的时候，我们也会一起出发，去世界各地寻找七种方法，最后的成果也是大家共享。”

“只要我们把找到的方法均分给队友就行了嘛。”21说，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再说，合作能力对以后搞研究也很重要啊，大学里面很看重这个的。”

“为了寻找七种方法，需要学习非常多的数学知识，包括平面几何、组合学、初等数论等等。这些内容在高考中都是不要求掌握的。这也是为什么寻找七种方法需要单独的数学培训。“

“唔，有些道理呢。”我说，“那如果我们确实都去了S中，倒是很不错的提议呢。”

“也许刚开始学习这些的时候，你们会感到学习方法上些许的不适应，有时甚至完全不能理解；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你们会逐渐体会到七种方法中的奥秘，并且建立自己独特的知识体系。“

在我的介绍下，77很快也同意了与我们组成未来的团队。

“我们的课程会持续到高二的暑假，在剩余的一年时间里，你们将各展所能，在正确计算的基础上周游世界，寻找七种方法，“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队友，69。”21继续说道，“他今天没来，不过下次课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他了。欢迎加入我们。”

“创造属于你们的辉煌。”老师说道。

3

当我走进那个我已经数百次走进过的位于校园偏远一角的教室时，屋子里的21，42和69围坐在一张桌边。77的死实在太沉重，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

“我觉得我们都有些迷失了。当然在这样的重大打击下，人确实很难保持理智思考。不如让我们完整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信息。”69说。“首先，5的故事和经历，以及那一篇采访稿，总共存在至少三个重大疑点。”

“首先，最重要的疑点是从家长在教育局工作的52提供的宝贵资料中获得的。5并非像所有的宣传资料说的那样是一个人找齐了全部七种方法，而是一个团队的成员。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他有两位同伴，他们的号码分别是13和29。”42首先开始梳理信息。“并且，很有可能他还有另外两位同伴，他们分别是47和61。为什么5的成功会被宣传作一个人的成功，我知道你们肯定都有些猜测，但我们没有确切的答案。”

“其次，也是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根据我们所能掌握的信息，13和29，应该都死在了寻找七种方法的途中。死因十分诡异。” 42接着说。

“和77一样诡异。”我插话道。但似乎没有人听见我。

“29的情况是比较确定的，他独自前往野外探索，然后再也没有回来。5忘在这个教室里的一摞演算稿纸里夹着半本他的日记，其中记载了这段故事。5尽力劝29不要贸然前进，而29急于寻找最后一种方法，就一个人走进了密林。”

“至于13的事就难以推定了。我们只知道在这本日记的开头，5在莫斯科找到第二种方法的时候，其中一位团队成员就已经离世一段时间了。并且后面的部分里也再没有提到过13。联系教育局的备份文件，我们只能推断，13，作为5的团队的另一员，是那个去世的人。”

“47和61则更是无比神秘。我们知道这两个人存在过，他们和13以及29一样都来自隔壁的F中学，他们寻找过七种方法所以才有编号，他们和5应该认识彼此，他们现在不存在了。嗯，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了。“

“然后就是那篇采访稿里的那个片段，5谈及他寻找第四种方法时的故事。”42继续说。

讲到这里，我本应该向你复述这个故事。但这一工作显然比想象的更困难。我首先要关注这件事中5的真实经历：5在飞机上向47和61讲述自己在一个诡异的梦中梦里梦见一次空难导致47和61丧生时，航班失事导致47和61丧生；其次是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5向他的伙伴讲述的他的梦境中那个围绕着七种方法的诅咒，其中究竟哪些部分属于对事实的暗示或预言；然后是这个故事在5向那位记者转述时，做了哪些保留、省略和加工；这位记者写采访稿时，又是怎样对材料进行了二次选取；以及1对于这些材料的三次转述；最后，考虑作为我的听众的你的身份，我得知的信息中的哪些部分暂不适合为你所知。经过了如此久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多次的转述，其中的信息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失真。即使每一层转述者都将它视作自己此生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并且尽可能地希望其中信息得到完全的保留，但对于非亲身经历的读者来说，其信度至多也不会超过古希腊神话。我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但我仍会尽我可能地记叙，这是我得知这些故事时就自动接受的使命。

“嗯，5的采访稿和他的日记合起来看，关于这件事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信息了。那篇采访稿如果还没被认作隐喻而删除的话仍可查阅，5的日记的原件我也一直保留着。但是啊，我们还是不要讲这段了。我没有足够的材料来证明我和我的战友们那晚的讨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故事继续讲下去也没有后人能相信。或许，这件事完全是一场梦，我们在77去世后过度悲痛发生的集体幻觉。我们继续讲剩下的，有历史依据的部分。”

“等等，你所要讲的那个诅咒，就是与这次讨论相关吧？略过了这部分，如何构成完整的故事呢？”

他长叹一口气，“在梦境的后半部分，我，21，42和69讨论了一整夜，我们从支离破碎的证据中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5也发现过这个秘密，但是有更重要的人不希望这个秘密被发现，于是5被迫签下了保密协议，只能将暗示这件事的线索拆成碎片藏在几篇日记和采访中。据我们根据日记的时间线推断，47和61的消失也与这件事有关。”

我意识到接下来部分在我所需要记录的故事中的重要性，甚至忘记了自己不应该打断1的讲述。“所以，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呢？77的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21和69在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为什么还是陷进了同样的深渊？”

“我说过了，这些只是我的梦境。”讲述者望向窗外的天空，“至于真相，我不能说更多了。毕竟，我也签过那份保密协议。”

4

“那天，哦，我说的是你最后一次见到21的那天，你和她坐在巴黎某个街头的咖啡厅里，就像你和我现在这样，对吗？”

“不完全对。即使其他所有的因素都阴差阳错般保持一致，至少还有一点不同：你知道21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

“没错。我知道21消失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知道21消失了。对吗？”

“我也知道21消失了，但是我还是邀请了你。”

“既然是你邀请的我，不如你先说吧。为什么你觉得这次你能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

“我认为我的信心并非来自于对这个命题的认识。与其说我相信这个命题，不如说我极度怀疑它的否定：为什么你觉得那个同样的结局必然会再次重演？”

“观测截止到目前的全部三个已知实例，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否定。”

“这完全没有道理。三个样本不足以得出统计显著的结论，而你和我也是与之前每一次的追寻者都不同的个体。”

“这确实不构成充分的证据。但是在这个命题上，相较于相信它，相信它的否定应该被赋予更高的基础权重。毕竟放弃最后一步至多相当于浪费两年的努力，而坚持走下去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仍劝你再仔细考虑这一点。”我将手中的小半杯柠檬茶一饮而尽，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也随之消逝。

“想象一下，如果我消失了，你与下一个人进行同样的对话。这是一个无尽的轮回吗？”

“你和21道别的那天，你和她的对话和我们现在的对话完全一样，对吗？”

“是。”

“不。至少有一点不同。你只能向21说‘截止到目前的两个已知实例’。如果这真的，像5说的那样，是一个诅咒，至少这个轮回有停止的一天。终究有一天，站在“你”的立场的发言者不再能保持理性地说出‘X个样本不足以得出统计显著的结论’这句话。”

“这足以改变他/她的决定吗？”

“你和21对话时，你有提出这个重要的不同吗？”

“没有。”

“并非所有事情都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对吗？”

“我能听出你的关心。谢谢。”

“保重。”

“再见。”69轻声说道。

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的中午虽然没有下雨，但天也不是太晴。和五年多以前那个更接近夏日的午后一样的天气。

“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确实已经很难准确回忆。我的记忆仅剩下最具有特征性的一两个碎片，而这些碎片被另一件事的碎片所填充，使得我对于这两件事的记忆边界越加模糊。确切无疑属于五年多前的那个中午的是那个学姐背包里泛着金光的七种方法之一。但不确定的是时间对这一事实的磨损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某件实物，那么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出仍能寻找到它的时间期限。比如想找到早上遗失在食堂里的水杯最好不要超过当晚，想重返从前待过的教室至少在几年内可行，而想再见一次某知名历史遗迹则约莫可选择此生的任何时刻。如果我们要寻找的是某精神遗产，这一有效期通常则更长：毕竟寻找精神遗产的本质是意淫中的自我感动，哪怕其寄附于的实物完全损坏或遗失，人们仍能用种种方法自我欺骗。

但这次不同。虽然你知道我们想寻找的是精神遗产，但你不敢下定论说其存在性不会随时间和场合发生变化。你曾经以为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生俱来的本能，后来你知道任何珍贵的东西都需要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守护。你走在你不是第一次走过的校园小路上，七种方法的气息似乎在每一个角落都隐约可见，但没有哪一处让你确切无疑地认可那就是你要寻找的幻影。

现在是中午的11点58分。根据我们的计算，最后一种方法的这一个观察角度的有效期仅仅剩下两分钟。无需42提醒，我已经猜到这一次我们大概要无功而返。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堆积成山的演算稿纸里的某一个角落发生了错误，从而将我们引向南辕北辙的线索。但我更愿意相信是我们寻找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用更理性而保守的角度来看，可能是这里发生过影响了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或是两年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从而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一切；或者采取我更喜欢的激进立场，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已经与五年前完全不同，而我所处的这个子世界因为我采取的观测方式不同而坍缩进了不同的奇点。

随着剩余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感到我自己的一部分和另一部分正在一点一点的剥离。在一个时间线里我呆呆地望着天空，而另一个我却找到了解答这一谜团的线索。我无法向你描述这是一个怎样的线索，它模糊而又具体，时而存在时而不存在，时而来自某个三可以整除五的平行时空，时而像某个大于五十六而小于五十七的正整数。剩余的两分钟实在太短，被思绪填充的我无暇分辨究竟哪一个我才是我，只记得那恍惚的意识被不知道什么东西裹挟着，选择了某一个结局。

6

某个深夜，某个可能是我的生物走在某条没有终点的路上。那些路灯的光又明亮又朦胧，像那条我走过无数次的学校门口的路。

我站在天桥上。天桥的地面是由几片生锈的铁板连接成的，铁板上有许多凸起，使得它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锈。棕红色的铁板边缘上立着许多棕红色的铁柱，作为天桥的栏杆存在于天桥的两侧。整个天桥都是锈透了的，但栏杆摸上去却没有想象中那么疏松，反倒有着铜一样的质地。

天桥的两端是两座陈旧的水泥房，大概二三十米高。可以看出房子的外表面原本是刷的白漆，但经过多年的风雨后，显现出了和天桥几乎一样的棕红色。在面向天桥的方向上，一扇窗户都没有，整个墙壁都是一个完整的平面，只在和天桥相接的地方打开了一个深邃的洞。我从天桥上向内望去，全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靠近洞口的几家人门前有着点点白色的光亮。

天桥上的我把手放在栏杆上，看着不远处的另一座天桥。两座天桥几乎一模一样，锈迹斑斑的桥面，两边都是破旧的楼房。我自然而然地继续向远处延伸视线，发现了更多的天桥和更多的楼房，景色周期性地出现，直到我看不到的地方。但是这无尽的天桥上除了我却没有一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进入了被遗弃的工业区。

我又把视线移回桥上。连续的栏杆在桥的正中有一个缺口，好奇心让我去那里一探究竟。我看到缺口那里有一个牌子代替栏杆出现，铁制的牌子不像栏杆和桥面一样生了锈，而是镀了一层别的什么金属，银白色的表面闪着白光。这个一般被称作纪念碑的东西上用黑色写着我不认识的欧洲文字，只在最后一句上出现了四个汉字“纪念英雄”，后面跟着的是两三个陌生的字符，我想那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在我琢磨着这个牌子的意义时，从天桥两边的洞中跑出了一个人。他大喊着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万岁，向我冲来。我听到他的声音，又看了看牌子上的名字，从音节构成上他很像是在喊牌子上纪念的那个英雄的名字。既然桥上除了这个牌子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我只能把他设想成那个英雄的狂热追逐者。

追逐者根本没有在意我，他跑到英雄的纪念碑前，深鞠一躬，然后就飞身向前跃起，跳过了纪念碑，向外面的天空飞去。我慌忙趴到栏杆上向下望去，看到他在空中奋力地向前伸展自己的四肢。他的嘴张到了最大，嘴角都裂开了，向两侧飙着细细的血柱。我看到他的扁桃体剧烈地晃动，里面抖出了那个英雄的名字。然后，他猛地落在了地上，就像一个番茄从高空落地一样，番茄汁溅得满地都是，新鲜的红色流淌开来，而番茄本身也已经摔得粉碎。

我吓得向后倒下，瘫软地坐在生锈的铁板上。桥下是番茄的尸体，我不敢再去看，我的视野里只有两边的楼房和远处无限次重复的天桥。我听见两边又传来了那个英雄的名字，屁股下的铁板有节奏地颤动着。我看见又有人从两边冲出，重复着追逐者的行为，奔向天桥以外的天空。我眼神呆滞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跳了出去，又一个个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我听到一声声从骨头的最深处发出的呐喊，呼喊着同一个名字。那些声音震撼着坐在天桥上的我。两侧奔来无数的男男女女，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式各样的发型。他们毫不在乎坐在天桥上不知所措的我，从我的面前有秩序地跳了下去。

密集的人群冲击着大地，我听见他们落地时发出的沉闷的响声。过多的番茄汁已经流到了第二座天桥的下面。整个地面都是鲜红色的了，而人流依然未减。我面前的人已经自觉排起了队，队伍从天桥中央一直延伸到楼房的黑色的深处。我无能为力地看着他们。我只敢这样坐着，我怕我一旦站起来就会昏过去。

我等了许久，又等了许久，排队的人终于到了尽头。最后一个人看了看坐在那里的我，意识到这片时空已经没有其他人，她轻轻地问道：“你也来吗？”

那声音既熟悉又陌生，既近在咫尺又无比遥远。有那么一个刹那，也可能不止一刹那，我意识到什么事情已经超出了应有的界限。你知道，如果我面对这个问题一百次，至少有九十九次我能意识到这个问题除了是和否还有第三种回答，除了跳下去和呆坐着不动还可以拦住那个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似乎我本想做出的也确实是另一个回答，但大概是过于具有震撼力的景象使我失去了判断力，只剩下没有任何气力的声音回复道：“还是算了吧。”

她听到我的回答后，淡淡地笑了笑，用和我一样没有任何气力的声音说：“那就算了吧。”然后我看到那个背影也向纪念碑鞠了一躬，跳了下去。

唯独不同的是，我没有听到英雄的名字。

我努力爬向那个栏杆的缺口，把头伸出天桥，胆怯地向下望去。桥下，番茄酱已经堆得有将近两米高了，番茄汁铺满了我能看到的全部地面，使得我的整个视野都是棕红色。那些番茄汁堆在一起，没有哪一滴比另一滴更璀璨。这时天空中弥漫着的是和天桥一样的铁锈的颜色，番茄汁在四周高楼阴影的映衬下，颜色深得好像已经在那里堆放了许久而变质了。我知道那本该是注定属于我的结局。我感到一阵突然的晕眩，似乎过往的人生才是一场梦，是已经化为了番茄汁的我对世界最热切的想象。

曾经你以为方法就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现在我知道那所谓方法不过是你和我的心灵在客观世界的投影。有人说失去信仰的生命已经没有价值，在这个既没有答案也没有方法的世界上存在的目的不过是存在本身，其意义至多是让我的身躯维持与番茄汁不同的模样。或许他们是对的。但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离开这里。我既没有答案也没有方向，但其他任何解答至少比纪念碑上的铭文更接近真相，其他任何目的地至少比天桥下更具有意义。也许前路上也没有你期待的答案，也许下一个人也不知道哪里有我想要寻找的方法，但我至少可以让他知道这片废墟里埋葬的故事们。每一滴番茄汁都曾以为那不是自己应有的归宿，可人们听到的只有他们对英雄最后的呼唤。我深知我无法挽回生命，但相信你也同意时光倒流并非他们唯一的诉求。我深知我相较于纪念碑的渺小，但保存记忆体并不需要质量。

我试图把目光从桥下移回，然后转身离开栏杆边。这个动作是那么的熟悉，你还记得传说中我们趴在走廊栏杆上聊天的岁月。可惜我们都知道美好的东西总是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而避开下一步陷阱的密码往往藏在三十步远的角落。最后一个身影转身离开这片废墟，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似乎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滴答声，只有你会知道那是我的泪水。

7

我填写过许多份答卷，但其中的任何一份都与眼前的这一份在不止一种意义下很不相同。在隐约的记忆里，似乎是我失去意识了一小会，然后一篇与本文很不相同的文章自动出现在了卷面上。我甚至记得作为考场的六中有比我的学校大几倍，还有足球场的校园，但我不记得我是怎么构思出的那些写在卷面上的文字。

我知道我的生命在某些特定时刻的孤独和心灵在某些特定方面的贫瘠，或许这就是我不能像我左边、我右边、我前面、以及我侧前方的那些同学一样奋笔疾书的原因。我没有认真听过的某作文辅导老师好像说过，丰富的写作素材都来源于生活，缺少的是观察的眼睛。尽管我的生活中只有过否定这一主题的经历却不曾有支持它的素材，但以此就否定他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素材恰恰是我最不希望他们犯的错误的共轭命题。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大概也不认识我。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审判结束后的形式主义，但对他们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我经历过相同的生离死别，我甚至知道那他们觉得遥远的所谓“死别”在大人们的恐吓之外究竟意味着怎样痛苦的毁灭。我因为经历了这许多的许多而具有可能他们并不期待我有的感同身受，但没有被对方感同身受的感同身受大概也不过是顾影自怜。

审视着过往十八年的生命，你总感觉前十四年和后四年之间隔着一层朦胧的雾。前半部分是清晰可辨的，和我左边、我右边、我前面、以及我侧前方的那些同学近乎相似的人生。后面剩下的部分则是最彻底地摧毁它并完全重新建构的过程，像你小学时听大人们描述的大学生毕业踏入社会后的状态那样。你竟难以分清究竟是经历了十四年正常生命的你做了一个梦，还是本就是异类的你虚构了一个好似正常的过往。当然，无论是哪种，你都已经与他们不同，无论是在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方向。直到被你面前的试卷惊醒，波澜起伏的时空交错在此刻。

2035年的新时代青年可能想读到任何东西，但一定不会想读到我的胡言乱语。你不知道何者更像是胡言乱语，究竟是我的主体意识倾泻的这些情绪垃圾，又或者是那不知是谁在你的卷面上划拉出的字符串。还是那个作文辅导老师说过，面前的这张作文纸应该概括我过往十八年的一切。但能概括前十四年的文章，能概括后四年的文章，以及面前作文题要求我们写的文章是彼此不交的三个集合，其中甚至还有至多三个是空集。

你知道完成作文的任务已经托管给了其他意识实体，你需要做的仅仅是趴在桌上观察发生在你左边、你右边、你前面、以及你侧前方的生离死别们。我的意识逐渐离开你的身体，朦胧中只看到一盏忽明忽暗的路灯照亮了那些已经被无数次朗诵过，并且此刻正在你周围再次被朗诵的铭文。镂空的缝隙里透出的光洒在另一侧的天桥底，被泪水模糊的目光看到的是与被记录的历史中的每一刻一样整洁得发亮的水泥地面。

致我的朋友们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日

1次方

二零二零年十月，有较大幅度删改，删除了原第4节，重写了现3、4、6节，新增现第7节

（全文完，正文约9600字）

\*免责声明：本文纯属虚构，除“1”和“5”外，文中人物、事件、时间、地点均无现实指示。

\*版权声明：“七种方法”作为喻体，这一概念的创意原属于“5”，使用经其同意。

下有重读感受和本文注解

剧透预警

以下摘取自我和一位有类似经历的笔友讨论时我的陈述，大体为录音转录的文字

讨论于原文成文两年多以后，与写作原意的出入客观存在。

---此处从第三节读起

这个77不知道怎么就死了，他怎么死的不知道，就当是走路上被雷劈了吧，总之他就死了。他为什么没成功呢？没人知道。你要用江湖的话怎么说来着，天分不行，不适合学竞赛，对吧。当然了，现在看来，显然绝大部分因素不是天分。然后面对同伴的死，1、21、42和69这四个人，就开始思考，走上这条路，究竟值不值得？

第三节，它记叙的方式是一个访谈录，它不是以1的视角，像这篇文章的大部分一样，是主人公1自己去说，而是一个采访者在问1，你的故事是什么样的。这么写是因为这里不想让1把自己全部的想法都说出来，而是用这么一种保留制造讽刺感，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现在1和他的同伴们读5的日记，发现了5的同伴们的存在。他们和5一起踏上这条路，后来不知怎么就死了，并且再也没有人提起过他们，其成就也被抹去。这里的暗示意义很明确，这是本文最浅一层的含义。

5的同伴们的经历，我们选了一个详述，也就是47和61是怎么死的这件事。5在飞机上向47和61讲述自己梦见一次飞机空难导致47还有61丧生时，航班恰好失事导致47和61丧生。当然了，这件事听起来就非常具有魔幻色彩，一点也不合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故事的真相我们没有说，但它是怎么样的并不重要，你也只需要知道真相肯定和这个故事差距很大就对了。

为什么我要写成这么一个明显是谣传的错误版本呢，当然是因为这一段话作为访谈录的视角限制。这段话是这个记者对1进行的采访，1了解这件事的渠道是1读一篇报纸上的采访稿，那个记者采访了5。也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我首先要关注这件事中5的真实经历：5在飞机上向47和61讲述自己在一个诡异的梦中梦里梦见一次空难导致47和61丧生时，航班失事导致47和61丧生；其次是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5向他的伙伴讲述的他的梦境中那个围绕着七种方法的诅咒，其中究竟哪些部分属于对事实的暗示或预言；然后是这个故事在5向那位记者转述时，做了哪些保留、省略和加工；这位记者写采访稿时，又是怎样对材料进行了二次选取；以及1对于这些材料的三次转述；最后，考虑作为我的听众的你的身份，我得知的信息中的哪些部分暂不适合为你所知。经过了如此久的时间跨度和如此多次的转述，其中的信息自然是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失真。”*

用了这么多笔墨，我就是想说一件事：记忆的半衰期是很短的，无论我们多么重视它。“每一层转述者，像**你**和我一样，都将它视作自己此生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并且尽可能地希望其中信息得到完全的保留，但对于非亲身经历的读者来说，其信度至多也不会超过古希腊神话。”

对，就是说，即使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但是当它转述了这么多次之后，它就失真了。举个例子，你跟一个后人去讲，你在竞赛的过程中遭遇了什么。比方说，你在那一次的比赛当中，有哪一个题是怎么样失误的？或者说是因为某种原因，你做出了这题，但被暗箱操作了、误判了、或者评判标准恰好对你不利，等等。你当时给你的同学和老师解释，是解释得清的，但你20年后给你的后辈解释，你当时发生了什么，就解释不清了。 你只能解释得清的是你当时没考上，或者你当时考过了。所谓成王败寇的历史嘛。

5和1都走到了同一个结局，就是签下了保密协议，保证不说出他们在这些秘密中探究出了什么。我们表面上要保持这个竞赛是公平的，以及是有吸引力的这个现象，这种支持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因为如果整个体系的公信力崩溃，我们损失的会更超过我们因为这些黑箱里损失的。而另一方面，在背地里，我们自己经历了什么？我们都是经过了怎样的痛苦才死掉或者活过来的？这些都是不能被讲述的，因为一个人的具体经历，而且还是台下的秘密的经历，你给之后的人解释，或者给公众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1和5都签下了保密协议，这不是因为他们想签保密协议，是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向外人解释一个很久以前的历史的时候，其中的细节就会不可避免的丢失，你对此无能为力，你被历史规律逼迫签下保密协议。

我们的记忆在之后的人是没有人能相信的了，我们能被记住的，只有我们成功了，或者失败了，因此我们毫无退路，死了就像5那几个同伴一样，从此化作历史的尘埃，再也没有人知道你。

第四节就是一个更尖锐的，你可以说辩论也行，这个辩论的两个人，是1和69。然后他们说话的前提是，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21也死了。我们假定的是，21和69是恋人，虽然这个没有说，但是我觉得能读出来。说话的具体内容，其实就不是太重要了，总之，就是没劝住，这个69还是去了。对吧？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四和五节之间，69也死了。

啊，然后第五节，第五节就比较隐晦了。

*\*\*\*此处省略时事政治片段，后续部分也略有调整\*\*\**

“现在是中午的11:58”，指的是联赛，联赛还剩两分钟交卷。这里我们就假设，在联赛考场上我们做的不是数学题，嗯，毕竟我们用的是“七种方法”这个比喻，而是，要在限定时间内对这个世界的规律做出合理的观察和解释。虽然那个\*\*\*\*\*\*\*是在联赛之后很久，但这不重要，这件事对我的思考的引导意义不逊于联赛失利，我们就当作它们是同时发生的吧。现在我们还有两分钟交卷，而这个我不会的题目，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十二岁和十八岁的我观察同一个对象，能得出矛盾的结论。我以为存在于这里的精神遗产去哪了。

下一段里，我们列举了两种解释。“用更理性，更保守的角度看，是因为这里发生了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或者是两年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那两年后注定要发生的重大事件”，那就是这个两年之后的\*\*\*\*\*\*\*。这是说，十七岁半的我站在这里，之所以看不到十二岁时的景象，是因为再过两年这里就要发生不可逆的变化。而这件事对时空的干扰，导致我们的观察发生了偏差。另一种呢，“或者采取我更喜欢的激进立场，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已经与五年前完全不同，而我所处的这个子世界因为我采取的观测方式不同而坍缩进了不同的奇点。”就是说，其实世界没有变，相反，是因为你变了。尤其是参与寻找七种方法，以及经历所有这一路的生离死别，极大改变了你对世界的看法。而你所处的世界呢，不巧是这么一个极端唯心的、且以你为中心的宇宙，你的看法就会确实反应在现实，恰恰是你经过了这些变化，所以才会发生\*\*\*\*\*\*\*。[编注: 这里的世界观源自一种通常不被接受的量子力学解释，即“共时性原理”，仅作文学创作需要引用，请勿当真。关于这种思想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考本人另一篇作品《关于<论实验者偏见>的致歉》]

好，总之就是说，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我对这个世界，以及对七种方法内部以及外部的世界的对比，看法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相较于我五年半以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剩余的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联赛还有两分钟交卷了，我还有一题不会，那我只能呆呆的望着天空，祈求解答这一谜团的线索。线索时而来自某个三可以整除五的平行时空，时而像某个大于五十六而小于五十七的正整数。当然这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就是我没有找到线索。于是，我的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的同伴都离开了。77死了，21死了，69也死了。然后42，没有明说，但就假定他是一个，比方说他是去了清北数院的人，他是一个成功者，而我是一个逃离了这一切、走上了另一条路的人。在第六节，我们第一次一个人上路。

我回到了这个天桥上，重新看看我的校园，以及我周围的人们，就出现了第六节，第六节的前半段其实是比较，可以说是冗余的铺垫环境。就是描写了这么一个情景，一个很科幻，很虚构的，这么一个空间。天桥上的我把手放在杆上，看着不远处的另一个天桥，两座天桥简直一模一样，锈迹斑斑的桥面，破旧的楼房，我自然而言的向远方延伸视线，发现了更多的天桥，更多的楼房，景色周期的出现，直到我看不到的地方。这个世界，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是吧？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呢，在华一和钢三 [编注：同省另两所竞赛中学] 也在被经历，在其他什么地方，比方在湖南雅礼中学、广东深圳中学、浙江镇海中学和其他什么地方，也在被经历。在今年、明年也在被经历，后年也在被经历，三年前在被这么经历，三年后还会这么被经历。 [编注：这话简直像flag，以后不再会这么被经历了(笑)] 我们所属的世界就好像这么一个，这个无穷重复的镜像时空当中。

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有不知道什么的欧洲文字，然后后面有四个汉字纪念英雄，后面有三个陌生的字符，我想是一个人的名字，总之我的设想就是，这是一个政治宣传语，就是让我们去纪念这个谁谁，就讲这个小明吧，纪念小明。纪念小明是什么意思？不重要，总之所代表的呢，就是忽视每一个人的记忆，而只将被缩略和挑选后的部分融进记忆共同体的这么一个倾向。 在这个虚构的、极度集体化，以及剥夺个人意志的时空里面，大家都需要纪念小明。那么纪念，对这个英雄的纪念是唯一重要的东西，而每个人的记忆、价值、生命，都是被轻视和没有价值的。像我们第三章所说的，太久远之前的历史的细节会自然地淡化，而这么一种自然倾向和这个虚构时空的历史记叙规律是相辅相成的。

就像我们后面说的，“每一滴番茄汁都以为那不是自己应有的归宿，而人们听到的只有他们对英雄最后的呼唤”，在第六节倒数第二段的倒数第二句。这些人，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都被告知这路是有前途的，但是他们死了，更糟糕的是，他们死了之后，没有人去把他们是怎么死的给记述下来。就像我的同伴们一样，被宣传着去寻找“七种方法”，其中有人死了，此时意识到5的同伴们已经发现了这整件事是骗局并且留了记录，但上了这条路就不能（或者说，因为无法割弃沉没成本的人之本性而不愿）回头，于是我们也死了。但是我们死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也什么都不做，后面的人还是会去寻找“七种方法”，还是会像5的同伴，以及1的同伴一样死去。

“追逐者根本没有在意我，他跑到英雄的纪念碑前，深鞠一躬，然后就飞身向前跃起，跳过了纪念碑，向外面的天空飞去，然后他就摔死了。”那这个人是什么人？不知道是谁。那我对他的了解呢？没有任何了解。这个追逐者没有自己的故事吗？不可能，他也有自己的故事，他也有自己的血与泪，有自己爱的人。只不过1不知道，恰似那不论谁，十年之后的谁，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参加数学竞赛的1和他的朋友们，是毫无了解的一样。我当然知道我曾经有过怎样的同学，他们是怎么失败或成功的，而十年之后，读到1的文字的，读到《“七种方法”后传》的人，他们就不会知道，21、42、69和77，他们对应的是1的怎样的同伴？这些同伴是怎么在1面前消失或活下去的？因此文章的意义，以及我们的记忆体，就流失了，就像我们第三节说一样，即使我们将它视作此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记忆，但没有用，没人知道。

我看到他们全部跳下去了之后，就开始进入到我的故事了。我等了许久，又等了许久，排队的人终于到了尽头，最后一个人看着坐在那里的我，意识到这个时空已经没有其他人，轻轻地问到，你也来吗？

这两段我想说的话很多，但不适合本文整体的基调，所以就缩略成了这么一个镜头。

*\*\*\*此处省略个人情感经历片段，前后相应部分也略有调整\*\*\**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层，也就是说，经历了这些之后，你有没有放弃？你是心甘情愿地也一起跳下去，让你的记忆也随着其他人的记忆一样被忘却，让之后的人走上相同的道路，然后被忘却？还是你要拒绝这一切？虽然你跳下去是你的命中注定的结局，但是你有你的任务，就是将这些记忆传承下去，用你的文字！你，作为写下《七种方法后传》的人，你不能让你的个人的经历被埋没。除了你半成功、半失败，通过不怎么公平的选拔方式去了上交，拒绝了数学学了计算机，最后去了美国，除了这个事情之外，你作为写这篇文章的人，你有义务让人知道，这段旅程的背后的血和泪。成功的部分确实有自己的努力，但也有两分他人的帮助和七分运气；失败的部分除了结局，也还有细节、泪水和借口。你是怎么走过这一切的，你需要把它写下来啊！**

所以，这个女孩问的是，你也来吗？当然，我们不能来，’那就算了吧’，我需要我的记忆，我不能化身番茄汁。“每一滴番茄是都曾以为那不是自己应有的归宿，可人们听到的只有他们对英雄最后的呼唤”，他们都有自己的记忆，自己爱的人，但他们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我深知我无法挽回生命，但我相信你也同意时光倒流并非他们唯一的诉求”，除了活过来之外，那些人一定也希望自己被记住，而且不仅是以他们成功或失败的结局被记住，而是以他们走过这一段路的每一个细节的努力，和每一个失败的教训被记住。”我深知我相较于小明的渺小，但保存记忆体并不需要质量“。

只要我有我的笔，我就能把我的故事写成《“七种方法”后传》，而不是像大多数人一样，放任这些记忆永远消失。这就是本文的主旨。

最后一个身影转身离开这片废墟，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中似乎夹杂着断断续续的滴答声，只有你会知道那是我的泪水。那你是谁呢？可以指那个女孩，但也可以没有指代。**其实只要你作为读者，你读到了《“七种方法”后传》这篇文章，甚至用心读了这后面的整段注解。你理解了我的思绪，你自然就知道，那是我的泪水。只要有一个人读到这篇文章，了解我的记忆，那么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达到了，就让人知道，这个人，1，除了他的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之外，还有他的想法，他对这一切的感受，他爱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在看到这么多人跳进去之后落泪，不单是为他们的生命落泪，而是为他们失去的记忆，以及之后的人必定重复这个历史的宿命而落泪。**

然后就第七节，第七节其实就是那个，就是《致2020年的你》的一个缩略版，说的是语文高考。就这个时候，我已经从这个“七种方法”中已经走出来了，这事已经跟我已经没关系了。我们已经埋葬了我们的同伴了，现在我们一个人上路。那么现在我坐在这个考场里面填写的这份答卷，这份答卷就是语文高考的命题作文题。我坐在高考考场里的时候，我的作文题就是，“写一封信，告诉2035年的新时代青年，你的18年你经历了什么。”那当然了，我会想写《“七种方法”后传》，但这篇文章显然不能写在考场的卷面上。

考场上那篇文章，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我讲述我的18年的经历。但这些经历其实跟我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它都是我编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对自身的回忆，以及对历史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需要忘却它。并且，是要不择手段的，将所有的细节一概忘却。

此时我坐在考场上，我周围的同学们呢，虽然没有参加过竞赛，但他们参加高考难道就没有血和泪，没有这个自己的不一样的感受吗？当然不可能，他们也有。除了他们的高考的成与败之外，他们也有独特的经历，他们也有每一段的努力和失败背后的血和泪，以及他们所爱的人。但这些事情都不会被写在他们的作文题中，更糟的是，这些人并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缺失对自己经历的记述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而我知道这些，但我在考场上，我也不能告诉他们，况且就算我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也没有用。我告诉他们，他们难道就能，真的写这一篇具有真情实感的，但是却不那么合题的作文呢？不能。他们也只能跟我一样，像我那个在写作文的意识一样，写一篇跟自己的经历没有任何关系的作文。

我写这篇作文的时候，我是具有负罪感的。哪怕不会真的有2035年的青年，去读我在考场上写的作文。即使如此，我还是对把这样的一篇虚假的作文，传递给2035年的青年，而感到无比的愧疚和负罪感，因为这样做是错的。我们不应该写这样虚假的记忆。我带着负罪感写文章，那这负罪感，对我写出来的文章的效果，肯定是有负面的影响，如果我能抛下这些负罪感，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写下一篇，这个对小明的歌颂，那么我的得分一定是更高的。但我没有这么做，是因为对我来说高考是“审判结束后的形式主义”，凑合考个差不多对我的结果都一样。我虽然不能写出七种方法后传，但也没到必争每一分的地步，因此我可以不这么做，可以在写一篇假作文的同时，保留我内心的负罪感。

但，我的同学们不一样，“对我来说只是形式主义，对他们却是生离死别”，我开始深刻反思。我谴责他们抛却记忆去写假作文，这种谴责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对他们来说，这篇作文本身就是血和泪的一部分。我刚刚对他们的观察，是一种居高临下，何不食肉糜的这么一个错误的批评。我刚刚在心里说，我希望他们在写这篇假作文的同时，心里保留自己的记忆和那些负罪感，但对他们来说，写好这篇作文，恰恰符合最符合其利益。必争每一分，对他们的成就是有所助力的。抛却负罪感，写好这篇歌颂，是有用的，是对的。因此，我就在这两种思绪之间来回挣扎。

“我因为经历了这么许多的许多，而具有他们并不期待我有的感同身受，但没有被对方的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大概也不过是孤影自怜。”我知道记忆的保留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但你跟他说，那就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现在写好这篇歌颂，能多得三分，你跟我说要保留记忆体，记忆体有屁用。

第四段，又回到第一个视角，“审视过往18年的生命，你前14年和后4年之间隔着朦胧的雾，前半部分是清晰可见的，后半部分是彻底的摧毁它，并重新建构的过程“，这么重要的记忆你难道忘了吗？你竟然在写假作文！波澜起伏的时空交替在此刻，你经历了那么多有鬼用，你还是一点屁胆都没有，还是要写一个假作文，多讽刺啊！你连在分数其实没有太大意义的作文上写一篇你真情实感的作文都不敢，你看你是个懦夫。就你这样还好意思嘲笑别人不保留记忆？

“2035年的新时代青年，想读任何东西，但不会想读到我的胡言乱语“，又绕回第二面了，2035年的青年，他反正也不会相信你的数竞经历的，你写了又有什么用呢，他会信吗？你就好好写写歌颂，多拿两分，算了。是吧，2035年的青年，不会想读你的这篇《“七种方法”后传》的，你就随便糊弄一篇算了。

最后呢，你知道完成作文的任务已经托管给另一个意识实体了，就是你，你放下了这些思考，浑浑噩噩地把作文给写了，那么写了之后呢，就发生了什么呢？意识离开身体之后，朦朦胧胧的看到那个天桥，那个天桥的下面，番茄汁就没有了，就像你卷面作文里所记述的历史一样，番茄汁从未存在过，像每一刻一样整洁的发亮，你记述的历史里已经将番茄汁擦掉。

这就是整篇文章。一篇关于记忆的探讨。行文非常情绪化，但我对这篇非常满意。不管是内容，还是表达，还是什么。如果你读到了这里，谢谢。